

基于“新类他者”的云南拉祜族流行化民族 音乐文化生产研究

郑驭文¹, 裴亚萍²

1. 上海音乐学院 (在读研究生), 上海 200030

2. 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DOI:10.61369/EDTR.2026020030

摘要 : 当代民族志书写、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出现“研究者主导阐释”到“主体互视协同研究”转化趋势。刘桂腾老师提出的“新类他者”概念, 为突破传统“局内人—局外人”的单一研究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云南普洱澜沧县拉祜族民歌尤其是老达保村的“共同创作”现象, 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鲜活的田野验证。为此, 笔者基于拉祜族音乐文献研究和2024年澜沧县的田野调查, 聚焦“新类他者”在拉祜族民歌传承发展中的作用, 借助“横向协作”理念分析文化生产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 兼具局内文化持有者与外部文化阐释、生产者双重身份的“新类他者”群体正成为少数民族音乐创作中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重要发言人, 他们参与的“仿原生态民歌”创作(如李娜保《实在舍不得》)与跨界协作作品(如山人乐队《在一起》), 既保留了拉祜族多声部民歌的文化基因, 又添加现代音乐语言, 将拉祜族音乐文化广泛传播, 形成“传承—创新—传播—反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 : “新类他者”; 拉祜族民歌; 流行化; “横向协作”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ized Ethnic Music Culture of the Lahu People in Yunnan Based on the "New-type Other"

Zheng Yuwen¹, Qiu Yaping²

1.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raduate Student), Shanghai 200030

2. School of Ar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 There is a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writing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thnomusicology research, shifting from "researcher-led interpretation" to "collaborative research with mutual perspectives between subjects." The concept of the "new-type other," proposed by Professor Liu Guiteng, provid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ingle research framework of "insider-outsider." The folk songs of the Lahu people in Lancang County, Pu'er, Yunnan,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co-creation" in Laodabao Village, offer vivid field validation for this theory. Therefore,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on Lahu music and fieldwork conducted in Lancang County in 2024,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new-type other"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hu folk songs and analyzes innovative paths for cultural production using the concept of "latera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w-type other" group, possessing dual identities as both insiders holding cultural knowledge and external cultural interpreters and producers,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voice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ethnic minority music creati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pseudo-original folk songs" (such as Li Naluo's "Really Reluctant to Leave") and 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works (such as the Shanren Band's "Together") not only preserves the cultural genes of Lahu multi-voice folk songs but also incorporates modern musical language, widely disseminating Lahu music culture and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of "inheritance-innovation-dissemination-feedback."

Keywords : "new-type other"; Lahu folk songs; popularization; "lateral collaboration"

作者简介:

郑驭文 (2002.11—), 男, 汉族, 本科学历,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业硕士专业 (在读), 主要研究云南澜沧等地少数民族歌唱艺术, 课题: 参与校级课题结项2项。

裴亚萍 (1975.09—), 女, 汉族, 本科学历, 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舞蹈, 课题: 主持省部级、校级课题结项7项。

引言

（一）研究背景

在当代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正经历着“研究者主导的文化阐释”向“主体互视的协同研究”转变的方法创新。刘桂腾老师提出的“新类他者”概念，为打破传统“局内人—局外人”二元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村、佤朗村的拉祜族民歌的创新、新型音乐作品的“共同创作”是验证这一理论的理想田野案例。

在笔者的粗浅的田野经历中，也曾发现“新类他者”群体的崛起及其对拉祜族乃至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作用。估本文拟以“新类他者”为切入点，探讨“新类他者”对于拉祜族民歌传承的促进作用，以及如何进行民歌文化的再生。

（二）研究现状述评

自刘桂腾老师2021年提出“新类他者”概念后，陆续有李乃馨、钟情、章宁、韩兰茜等学者进行后续延伸研究。他们主要围绕“互视”¹、“双重视点”²以及“音乐影像志新文本类型”³、“影像文本媒介化”⁴等方面探讨。

在本文写作前，笔者也对拉祜族音乐舞蹈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和整理，在得到的48篇文献中，其中音乐乐器研究占29篇；以芦笙、小三弦为核心，深入制作工艺与文化功能研究；舞蹈艺术研究占10篇；聚焦芦笙舞等舞蹈形式的艺术特征与文化象征意义；民歌研究占4篇；现有研究较少，亟待深化；文化传承占5篇；关注非遗保护、教育传承等现实应用方向。现有的拉祜族音乐研究着眼于艺术特征、历史渊源，缺乏对目前民歌传承机制转型的研究，也未从“新类他者”的角度对其深入探讨。

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思路：本文以“新类他者”为核心切入点，梳理目前学界、现代乐队、笔者田野中拉祜族人对本民族民歌传承发展的实践，试图探讨“新类他者”如何在田野中“互视”以促进民歌的现代化创作；另外借用马来西亚槟城大学陈瑞明教授的“横向协作”（Horizontal Collaboration）⁵理念，分析当前“新类他者”在文化生产机制运行的效应。

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

一、田野主体的“互视”

普洱市澜沧县地处滇西南，地处横断山脉怒山系南段，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山区、半山区为主，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拉祜族是氏羌族群后裔，始祖起源于甘南一带，早期过着游牧生活，后经多次迁徙，约在春秋战国时期迁入云南，1254年前后迁至澜沧等地。1953年于澜沧县正式定称“拉祜族”，并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区。拉祜族崇拜多神，供奉“厄莎”，其传统节日葫芦节在农历10月15日，用于庆祝祖先诞生。在拉祜族长期的

生活中，逐渐演变出多种的民歌形态如叙事歌、劳动歌等。

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陷入了“资料收集—田野观察—后期分析写作”的基本研究路径。该路径强调民族音乐学者们对某一种音乐文化如生活方式、价值观、信仰等文化内容进行“深描”，而随着田野社群意识的觉醒，“新类他者”群体的崛起，使日后的民族音乐学、民族志书写中愈发需要使用多主体“互视互观”的方法来进行。

2024年8月初，笔者前往澜沧县进行田野考察时，曾遇到一位拉祜族人，他叫“胡雅八”（雅八在拉祜族里意为小伙子、帅哥）。佤朗村对外交通不便，村里人“十几年前看到‘汉人’会害怕，现在还好一些。但他们还是不会说汉语”⁶。所以胡雅八作为澜沧县的文化馆工作人员，来到团队中担当拉祜语翻译。后来还参与过山人乐队流行拉祜族歌曲《在一起》的创编。在对佤朗村多声部民歌歌种“跟唱”的考察工作中，胡雅八在翻译完村民的话后，都会以自己的角度对参与探讨，提供了很多关于拉祜族的背景知识与研究方向。包括下文将提到的拉祜族艺术家李娜保，笔者认为他们均符合“新类他者”的定义。有他们参与的田野工作、音乐产品生产，未必就比研究者单一视角的阐释要更坏。反而，研究者竭尽所能可能难以获得的那份局内视角，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田野优势。正如刘桂腾老师在课上所说的“新类他者，是当代田野关系中的新质生产力...是否承认新类他者的文化解释权，无疑是在考验民族志者的学术真诚并需要提升民族志者的学术伦理高度”。

二、“新类他者”参与的文化生产

（一）民族化流行音乐与流行化民族音乐

在探讨本节大标题之前，需要先对“民族化流行音乐与流行化民族音乐”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笔者认为，民族化流行音乐是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例如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就取材于哈尼族民歌《阿布阿力来相会》，歌曲对民歌进行采样，将其放置于歌曲副歌部分，同时融合说唱元素，在当时受到了广泛听众的喜爱。其民族内核部分占比不大，故归为民族化流行音乐。流行化民族音乐则是以民族音乐为内核，在民间艺术的主线上进行现代化融合。例如蛮虎乐队的《撒尼酒歌》，其本身并没有添加繁复的编配，只是单纯在石林彝族酒歌的基础上添加了多声部和声合唱，便极大的改善了歌曲效果与听感。又如山人乐队的《基诺歌》，则是以西双版纳基诺族儿歌为主调，配以基诺族特色乐器——奇科，与当地村民共同创编。这类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核心进行创作的歌曲归为流行化民族音乐。

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均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创新路径的有益探索。不同的是，后者是有“新类他者”参与的歌曲创作。其优势在于创作途径的“互视”化，更有利于流行化民族歌曲的文化身份表达与情感共鸣。以下以山人乐队的“共同创作”和澜沧老达堡寨兴村之路为案例，探讨“新类他者”参与下，以“横向协作”为方法的新型文化生产路径。

（二）山人乐队的“共同创作”

山人乐队采用“共谋式田野”与田野局内人共同创作歌曲，

1 韩兰茜. (2025). 从“主体互视”的视角反思当代音乐民族志写作. 黄河之声, (18), 38-41.

2 钟情. (2025). 返观视角下的双重视点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

3 李乃馨. (2025). 音乐影像志文本的新样态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

4 章宁. (2025). 影像文本的媒介化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

5 2025年11月20日, 陈瑞明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横向协作——音乐研究与知识生产中的去中心化》.

6 2024年8月与胡雅八的非正式访谈。

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仿原生态民歌”的范畴，他们创作出了一批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民族音乐作品，更让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走向国门，走向世界。让更多人看到了、听到了少数民族开朗积极的精神面貌和珍贵的音乐文化。山人乐队的作品《在一起》，是乐队成员与老达堡村民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曲。原作是老达堡村民李娜保与2006年创作的拉祜族风格同名歌曲，2017年采风纪录片《澜沧问乐》中它们与村民共同改编并合唱。

这首歌基本由李娜保（即本案例中的“新类他者”）与老达堡村民主导旋律与演唱方式，山人乐队创意性加入芦笙、牛铃等民族乐器，结合现代乐曲的常用节奏，最终在村寨场院内完成共演与录制。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体现出他们“横向协作模式”而非乐队单方改编。这种模式冲击了“学者/艺术家采集——村民被动提供”的传统田野工作模式，让村民参与到创作中而非单纯被动提供资料。另外这种创作模式能够最大程度保留拉祜族音乐中的特色音阶与拉祜族人集体歌舞的文化特性；现代元素的加入令该作品不割裂少数民族音乐的传统血脉，又能够契合当代听众的审美。这种融合不是简单拼接，而是基于双方音乐经验的平等对话，这种“横向协作”为民族音乐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三）澜沧老达堡寨的“仿原生态民歌”

除去局外学者、艺术家的涉入外，澜沧老达堡的拉祜人民也靠自己寻找到了与流行音乐结合的传承道路。老达堡村是云南著名的拉祜音乐村，“村民靠唱歌跳舞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经济的发展能够反作用于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由此促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以李娜保为代表的一些老达堡拉祜人通过自作自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拉祜族歌曲作品。对此，程春云在他的文章《仿原生态民歌：原生态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模式探索——以拉祜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为例》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中提到“仿原生态民歌”的概念，这种概念不同于完全的原生态民歌。它是：“现代审美元素对原生态民歌进行改编、修润，或包含原生态民歌风味和元素的创作歌曲，同时模拟或再现了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生存’状态的歌曲”⁷。李娜保作为兼具局内局外双重身份的“新类他者”，她的创作实践搭建起拉祜族音乐传

统与现代、拉祜精神内里与外界的沟通桥梁。她所创作诸多音乐作品能够同时满足本土社群和局外听众对的情感需求：让年轻一代在熟悉的生活语境中感知传统音乐的魅力，激发传承意愿、又以更易被大众接受的形式打破文化圈层壁垒，让拉祜族多声部民歌走出深山村寨，联合全村村民建立文化传媒公司，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资源支持，以此反哺村寨的传承与经济发展。

回到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李娜保的音乐实践再次印证了“新类他者”在拉祜族音乐文化生产中的核心价值。他们不固守的传统执念，也不盲从外部市场或学术的单边要求。而是以族群文化的核心基因为本，结合民歌创作的创新需求、审美诉求，重塑澜沧老达堡村拉祜族音乐文化形态。这种创作进一步证明了有“新类他者”参与的文化生产也许能够成为平衡流行化民族音乐“本真性”与“活态性”，也为民族音乐学关于民族音乐文化再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案例。

三、结论

在澜沧拉祜族的田野场景中，胡雅八的翻译与阐释、李娜保的创作与表演，清晰展现了“新类他者”这一群体如何以冲击传统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研究者的单边阐释权。他们提供的本土知识与创作视角，是局外研究者难以仅凭“深描”获得的宝贵财富。这种身份转型，让拉祜族音乐的传承从“被动保护”走向了“主动创造”。田野中“新类他者”群体的崛起，使他们逐渐成为当代民族音乐学田野关系中的“新质生产力”、其文化实践也丰富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的传承路径。

本文通过笔者的田野经历和拉祜族民歌的流行化实践，验证了“新类他者”理论的实践价值。但值得思考的是，文化生产中的创新性与本土性如何平衡？这或许需要“新类他者”和研究者在未来的实践中共同探索。但有“新类他者”参与的“互视”与“横向协作”，为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活态传承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承认新类他者的文化阐释权”，让文化持有者成为传承与创新的主体，能让民族音乐在时代变迁中进一步迸发生命力。

7程春云. 仿原生态民歌: 原生态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模式探索——以拉祜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为例[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17, (03): 32-36.

参考文献

- [1] 刘桂腾. 新类他者[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1, (01), 31-38+122.
- [2] 王永健. 2021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报告[J]. 民族艺术研究, 2022, 35 (03), 18-24.
- [3] 刘桂腾. 生熟之道——螺旋攀升式的音乐民族志书写.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22, (04), 59-68+107+165.
- [4] 韩兰茜. 从“主体互视”的视角反思当代音乐民族志写作[J]. 黄河之声, 2025, (18), 38-41.
- [5] 钟情. 返观视角下的双重视点[D]. 上海音乐学院, 2025.
- [6] 李乃馨. 音乐影像志文本的新样态——以非遗音乐短视频为例[D]. 上海音乐学院, 2025.
- [7] 章宁. 影像文本的媒介化研究——以《From the Middle into the Future》纪录片为例[D]. 上海音乐学院, 2025.
- [8] 陈瑞明: 2025年11月20日, 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横向协作——音乐研究与知识生产中的去中心化》.
- [9] 程春云. 仿原生态民歌: 原生态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模式探索——以拉祜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为例[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17, (03): 32-36.